



雪落大地归故乡

□谭鑫

每到岁末时节,想看雪的念头,总是随气温的下降而愈发强烈。概是因为山城每次下雪都好似过节,因为稀缺,所以珍贵。

曾经在北方看雪的场景记忆犹新。也是一个岁末,我参加友人婚礼,下了飞机刚出机场,当地的第一场冬雪便和我撞了个满怀。我这他乡之客,顿如投身冰雕玉琢的童话中,天地间一片素裹银装,目及处分外妖娆,随处都能采一片雪花,随地都能搓一个雪球,逢人便想打一场雪仗。

也许和“月是故乡明”一样,雪的执念一旦摊上情怀,便也只能“雪是故乡亲”,哪怕故乡的雪从不曾“柳絮因风起”,只是“晴沙不作泥”。于是,渴望家乡下雪,便像是一枚在雪地里情根深种的种子,在寒风里破土挠心。

直到我来到七鹿坪——地处涪陵东南部的一个小众景点,听闻刚降初雪,我们驱车越过平均海拔1000米群山,赴一场冰雪之约。

刚一上山,天与地已被雪串联。大片的雪花争相扑了过来,拂过脸颊,直往厚厚的围巾里钻,触及肌肤的透心凉,像是贴心的问候。对面山头早已一片洁白,青草尖、屋顶上、树梢头,已经被雪抹去了本来的轮廓。树上的红灯笼,被雪紧紧地敷住,隐隐约约只在颊间透出一抹柿子般的

红,远远看去,又如红梅点点,白里透红分外妖娆。

雪成了这里不二的主人,但我们亦不觉是客,一路走一路看,顾不得喧宾夺主,手舞足蹈掩不住惊叹连连。难得遇到家乡的冬雪盛景,我们迈向一片更深的雪国世界。

在大雪覆盖的原始森林间,两旁的行道树挂满雾凇。摸索着在林间慢行,雪花一串串、一行行、一簇簇,像是苍天古木开出的满树银花。公园的花坛上,铺满一层雪花被,封住了它们的旧日模样,只有独一无二之纯白。

在风口处,雪花宛如一群调皮的孩子,一会捂住你的睫毛鼻尖,打断你的呼吸;一会撩拨着你的头发,带动起一阵飞扬;一会又轻轻地靠在你的肩膀上,如猫般安静乖巧,还时不时闪烁着灵动光彩的眼神。

用手轻轻一碰树枝,沙沙的雪花如絮飘散,藏入发丝,钻入脖颈,如睽违已久的故友,一阵嬉笑、几句寒暄便握手言和。踏在雪上,细密的破碎声宛如轧过晒干的枯叶,即便冻得脸红心跳鼻酸,却好似嗅到一丝草木的气息。

车窗外,雪依旧轻盈地跳着舞蹈,在空中翻腾徜徉,一边尽情飞翔一边寻处落脚。它不断敲打着车窗,也许想和我一起钻进车里,让我带它回家。我毫无征兆地打

开车窗,伸手邀它一起取暖。可当我迎着寒风,把六角冰凌的花瓣捧回车里,它便瞬间化作一滴水珠流逝而去。

我终于明了,万物都有故乡。七鹿坪的雪,自然只有在七鹿坪,才能完美绽放。

往山下走,雪渐渐衰微。七鹿坪的不少树冠上仍有积雪,像头上长出的白色蘑菇,似粉饰一新的新房屋顶,又如千年难遇的铁树开花。偶尔车内暖气烘得我睡眼迷蒙,有种错觉——那雪不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云?一朵朵、一团团,又似棉花,又像神话故事中一夜白头的古人。

北方的雪,应该是气盖山河、轰轰烈烈、豪气干云的,不弄个冰冻三尺万里雪飘决不收场,如同粗犷的北方朋友。

而七鹿坪的雪,有着南方的柔美,来时静悄悄,去时如娇嗔,小心翼翼生怕惊人清梦。于我而言,却正合时宜地填补了家门口看雪的梦幻——霜凝的松林松针,卧蚕般的积雪树枝,白刷刷笔挺的柏树,铺满白雪的森林草原,在雪地里自由奔跑的成群牛羊,和朋友在雪地里徒步、堆雪人、飞雪连天见白鹿的我……

只是偶有某个念头飞入,驻足为身压积雪下不知面目的植物而担忧。但回头转念一想,那些无名的草木莫不是也和我一样,年复一年地盼望这场雪已多时?雪落大地和我回归故乡,其实并无两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稻草、钎棍及其他

□巴山狼

稻草在田里,与风拉扯
每一根稻草都有想象不出的坚韧
它们深陷其中
田里的水早已干涸
它们心甘情愿地
等一个人把它们挑回家

“寒露,霜降,豌豆麦子上坡上”
父亲口中的时令节气
搪瓷盅里的每一粒米饭
都时刻提醒我要努力,要使劲
才能跳出农门
而父亲其实不怎么说话
有时他的眼神扫过来
落在走神的书页
我的心就随之紧一下,又松开

数稻草,也掰着指头数日子
曾亲眼见他钎棍插进稻草捆里
再手扶着一大挑稻草
在寒风中努力直起腰来
那钎棍的两头,都有锋利的铁尖
而成捆的稻草默不作声
那些稻草有时会扶住一片月光
有时又挽留点点星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驾校里的老学生

□冷月

人老了该当先生才是,谁还做学生呢?驾校里那群四十岁以上的学员,就被我戏称为老学生。

已过不惑之年却并未真正不惑,学开车这事就还一直“惑”着我。学吧,视力不好且胆小如鼠还笨手笨脚,肯定困难重重。况且家中已有两位驾驶员,似没必要;不学吧,当今社会有几个不会开车的?就在摇摆间,许多年光阴就晃过去了。今年夏天,那根想学的筋又突突往外冒,于是毅然跨进了驾校大门。

参加科目一的线下培训在西永。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但差不多都是小年轻,像我这样头上有白发的很少。让人欣慰的是,还有几个“聪明绝顶”的大哥和脸上有了岁月风霜的大姐。找了个前排的位置坐下,旁边是一个正在认真看书的大姐,皮肤黝黑,眼角堆满皱纹。几句闲聊,我便知道她五十三岁,是两个孙儿的奶奶了,还在工厂打工。问她为啥还要学车,她理直气壮,“社会在进步,现在不会开车

的人越来越少。再说,懂点交通知识也好啊。”大姐尚有这样的意识,我不禁为自己多年的纠结感到汗颜。课堂上,她像小学生一样专心,不停在书上勾勾画画,有时还用手机录视频。我在心中不住地给她点赞。

我也拿出拼劲努力学,一有空就在手机上刷题,手指腱鞘炎都刷出来了。走路时也没闲着,看到标线、路牌这些,就联想它的名字和作用。一次,和朋友逛公园,迎面走来一身材魁梧大哥,我脱口而出:“停车场。”朋友莫名其妙望着我,我悄悄指大哥T恤上印着的大大的“P”,说:“P就是停车场的标志。”朋友听后哈哈大笑,说我走火入魔了。经过一个月苦战,终于顺利通过科目一考试。

学科目二的第一天,旁边来了位面相温厚的大叔,当他迈着稳健步伐走向教练

车时,我还以为他去给我们作示范。结果,他不是教练,而是学员。大家都叫他大师兄,已经六十三岁了。大师兄练了好几个月,科目二已挂了两次,但没有气馁,每天很早就到训练场,一丝不苟地练着。第三次,他终于过了。

又过了几天,我发现一个更老的学员,头发已花白,背也佝偻了,而且居然学的是手动挡,令我佩服之至。教练说,前面几批学员都是四五十岁的,还说他教过年龄最大的学员有七十六岁,学了几个月就拿到了驾照。看来,我用年龄大了记不住、反应慢当借口为自己的失误辩解,是多么苍白无力。

一路过关斩将,我终于拿到了崭新的驾驶证,心里充满喜悦和自豪。

我对自己说:只要保持生活的热情,哪怕古稀也可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感谢新时代,给老学生学习成长的机会,我愿永远做一名学生!

(作者单位:重庆市璧山区实验小学)

老家的雪(外一首)

□张守刚

很多年都过去了
这一回的阴云大面积垮塌
从好久看不见的羊肠小道
挤过来
灌木丛丰厚的叶片
暂时忘了姓氏
轻轻的白
大过富家坝的高山
大过当时的羊蹄印
压过那时奔跑的流云

让更多更厚的白
挂在沉寂很久很久的树梢
不去计较风有多大
或者那些山有多高

骨骼说冷
山体依旧巨大
人间的虚无啊
在白里晃悠
颠簸来颠簸去的脚印
深浅不一

水竹林正在下雪

开始是颗粒状地跌落
打在竹林里
沙沙的声响比雨水有力
慢慢地变成一片一片
铺张着飞舞
没过多久
大地上那些沉静的事物
就白了身体白了头

很多年没见过下雪
这一场恰到好处的偶遇
让命定的水竹林
多了一种可能
干净的泥土更加圣洁
朴实的山风更加沉郁
那些睡眠的坟堆
更加踏实
(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主席)

雨落老街

□蒋铮

寒露时节,细雨如丝,我踏着湿润的青石板,走进了那条无名却承载着无数故事的老街。

据说,这里曾是唐天宝年间荔枝古道的一段,贵妃的荔枝由此匆匆送往长安,马蹄声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嘉庆年间,这里设了驿站,成为四川盆地东出的交通要道,商贸繁荣,文明与财富在此交汇。

岁月如梦,转眼百年。昔日的喧嚣与灯火已随风而逝,只留下这条无名的老街,静静诉说着过往。当地人依祖辈的习惯,亲切地称它为“老街”。

老街已老,失去了昔日的物流集散功能,只剩下青石板上的车辙印痕和逼仄的街道。

街道两旁,是居民自建的房屋,将老街挤成了一线天。巴渝民居活化石吊脚楼,在现代建筑的压迫下,如同苟延残喘的老人。篾笆墙上的竹块裸露,石灰簌簌落下,老街如同一位迟暮的老妪,颓然坐在历史的阴影中。

雨滴从空中落下,溅起薄烟,沿着古朴的青石板,走进老街深处。道路尽头,有一家没有招牌的酒家,门前炉火通红。这是一家传统的木质板房,外侧加工食材,内侧摆放着两张方桌,经营着传统卤菜。店内四壁烟熏火燎,柜台上竹编的笊箕盛放着各色卤菜,金黄透亮,香气四溢。店主是一对六旬老夫妻,他们告诉

我,这家店铺已经营了60多年,是老街响当当的老字号。老店用最原始的坚守,让我们在不经意间与历史星空下的烟火气、市井气撞个满怀。

雨,继续下着,老街如一把古琴,任由雨滴轻轻弹奏,清脆、悠远又空灵。屋檐上的滴答声,汇集成涓涓细流,在地上划出蜿蜒曲折的线条。

雨,是具象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冲刷着这片土地,将一切匆匆推入历史长河,杳无踪迹。

无风,无雷,无闪电。老街的雨,有着古诗、古词的意境,韵致而深邃。

(作者系重庆市梁平区作协会员)